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中一光 / 朱锴编著.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 6

(视觉语言丛书)

ISBN 7-80674-178-X

I. 田… II. 朱… III. 田中一光—生平事迹

IV. K833.1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 025770 号

感谢

编集协力

佐村宪一
坪内祝羲
木下胜弘
广村正彰
金子正刚
秋田 宽
住友博昭
德永明美
麴谷 宏

图片提供

田中一光设计事务所
菊竹清训建筑设计事务所
《新建筑》出版社摄影部
竹中工务店
TOTO 空间艺术中心
藤冢光政
岛山 崇
森下茂行
富山治夫
白鸟美雄
保科英夫
金子正刚
太田彻也
佐村宪一
广村正彰

资料提供

中国青年出版社
[株]讲谈社
[株]森泽
骏骏堂出版社
太田彻也
小池一子
田岛政治
瀬户早苗
[株]竹尾
特种制纸

中扉摄影

藤冢光政

图版摄影

逢 小威
藤冢光政
岛山 崇
森下茂行

视觉语言丛书·田中一光

策 划: 朱锴 + 江田幸雄 + 姚震西

主编、设计: 朱锴

编 集: 朱锴设计事务所 + U-END CORPORATION

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滨町 3-35-5

E-mail: eda@u-eda.co.jp

制 作: 朱锴设计事务所

E-mail: zhuestudio@sina.com

编 务: 森岛庆使 + 邹进 + 潘妮

文字翻译: 孙犁

文字校译: 汤静

责任编辑: 姚震西 + 白桦 + 何庆军

出 版: 广西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5300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周公印画制版中心

印 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7 mm × 1194 mm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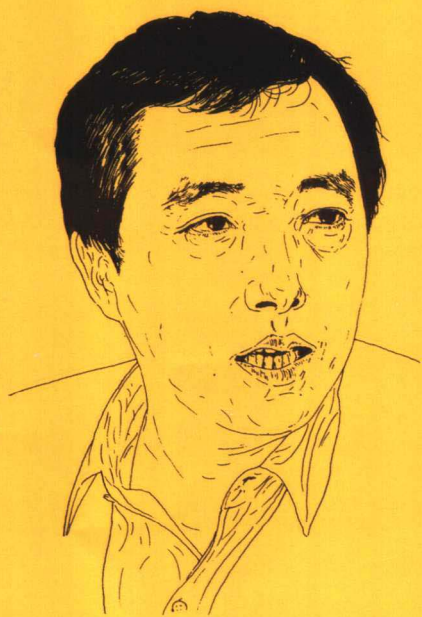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4-178-X/K·3

定 价: 75.00 元

1±7/4 - 11
12

1 ± 7/4 - 1/6



插图：横尾志则 Illustration by Tadanori Yokoo



1974 1/2

TANAKA IKKO

记得有一次与先生去一家画廊看亚洲设计师作品展。先生一路看一路说：“这个设计师少了一些规矩。这个人嘛，唉，错把涂抹当设计了。来，来，来。这一张不错，我喜欢。造型感很强。只是强而不着，强而无韵。有点逞强，导致画面气息不畅。”又说：“这些人呀，太心急了。太急于去寻找东西融合的路了。自己走还不稳，自己怎么走最迷人还没搞清，就凭看了几本花花绿绿的洋书，听了几次叽里咕噜的洋讲演，就要变法，结果弄得自己不是在别人的阴影里徘徊，进退两难，就是把作品弄得做工精细不是创作。基本功，基本功，重要得很哪！”话不多，却很重。

编集这本《田中一光》的用意，首先是纪念先生。先生走得太急，太匆忙。1月8日的晚上和先生还去参加了横尾忠则展览会的开幕酒会。约好大家13日晚上为先生开72岁生日派对，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得大家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先生属马，今年是本命年，在这一年开始的第十一天夜里11点45分，二十世纪的最后—个设计巨匠，走了。再就是田中一光在他四十余年的设计历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走过来的，他的经验之谈的根底是什么，我想把这个过程完整地捧给大家。

《田中一光》将脱稿，凡见到此稿的朋友均建议，应该在此书中介绍田中一光生平，也应该有篇专文评介先生的设计成就及其艺术特点。这个建议很好。现在，除了《田中一光物语》之外，并将数年前发表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田中一光的设计世界》中的拙文《田中一光的造型艺术》也一同作为附录收入。不当之处，请贤达者教正。是为序！

朱锴记于2002年2月22日

田中一光物语 The Story of Tanaka IKKO	010
Japan Style	046
Typography	086
Theater & Art	122
Communication Today	162
田中一光的造型艺术 - 朱锴 The design of Ikko Tanaka - ZhuE	202
田中一光作品总览 List of Ikko Tanaka design works	206
田中一光资料 Ikko Tanaka Biographical sketch	304

田中一光物语

The story of Tanaka Ikko

田中一光的人生在旁人看来，有令人难以接受的工作欲望和严格认真的工作作风。他总是被工作追赶着，总是高效快节奏地做完一件事后又开始另一件事。早上刚向大企业的超经营者们提出重大提案，下午立刻头戴安全帽来到工作现场与工作人员反复协商。他好像一台全方位、全天候型的机器一样在不停地运转。用平面设计师、艺术指导之类的称呼已经很难形容他了。是什么使他的热情这样高涨？他这种活力的源泉到底在哪里？

第一章

田中一光

1930年(昭和五年)1月13日出生于奈良市。

庚午年属马，星座山羊座，血型O型。

其父田中音吉是日本国营铁路的公务员，以前田中家曾是世代以“鱼万”(鱼屋万吉)为商号的，是奈良市屈指可数的海产品批发商，一直到战前还经营着国营铁路奈良站正门前一条笔直的大街——三条街上，雇有大批伙计的著名鱼糕和造老店。祖父末吉在战后引退，把事业和店铺转给商店街的亲戚了。

田中一光正是出生在三条街这个大店的老家中。既然祖先鱼屋万吉确是在吉书中有记载的大商人，所以凭田中一光的商业头脑和对美食的嗜好一定能够继承万吉的家业，他的母亲富士枝是商人的女儿，性格开朗活泼，而且喜欢算命。田中一光也是一有什么事就马上打开历书，看是大安还是先胜，恐怕这也是受母亲的影响吧。

听说富士枝在生大儿子田中一光时，请人算卦，卦上有“生了一个金娃娃”的神谕，她极为高兴，就到左邻右舍去宣扬。母亲在田中一光之后又生了老二祥介(音乐家)、老三成典(平面设计师)、大女儿节子(平面设计家鬼泽帮的夫人)。

田中一光年幼时，母亲常背着他指着店铺招牌询问他上面的字的读法和意思。他对文字特别感兴趣，上小学时已经认识了许多汉字。他擅长书法，还得过奖。在学校里成绩也很优秀，只是对手工课很不感兴趣。据说手工课作业经常是请附近手巧灵活的蔬菜店老板的儿子帮忙完成的。即便到了现在，人们也仿佛会看到田中一光如果没有助手帮忙，连照相植字都贴不了一个的有趣窘相。另外从孩提时代到现在，田中一光一直是个影迷和戏剧狂。他曾就读的椿井小学位于被市场和商店包围的繁华街的正中央。小学二年级时他开始迷恋上电影，每天放学时都用包袱皮包上书包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电影。据说在昭和十二、十三年，当时松竹、日活、新兴等电影制片厂的日本电影他几乎都看过(当时在奈良还没有西方电影)。一般男孩子都对战争电影感兴趣，但他却把那些电影不放在眼里，只是对山路FUMIKO和高峰三枝主演的恋爱电影、铃木澄子和森静子主演的江户域中将军夫人的故事和妖怪猫电影、川崎弘子的感人母亲故事等一场不漏地都全部看遍。其中又特别喜欢女明星桑野通子。有时放学后钻到电影院里上集连集连着看，出来后天已漆黑，因此挨了父母一顿训斥。尽管如此，他还是抑制不住继续看电影。仅仅看还不过瘾，还想寻找谈论电影的伙伴。可是，自己同年代人中喜欢那种电影的人极少，当然以小孩作为谈论恋爱电影对象的那种好奇的大人也不可能有了。

于是，他便与邻里的孩子们做武打戏，然后把他们带到家里，偷偷地把母亲的衣服拿出来打扮成演员模仿电影玩耍。他说“连自己都感到自己做的事有些与众不同”，不过无论如何也着实让自己在形象世界中畅游了一番。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还喜欢制作些虚构的电影玩。自己思考电影片名，自己选导演，自己挑演员。关于电影，田中不仅仅在看，而且对电影杂志也都一一过目，如有买不到的杂志，自己就站在书店里读，所以他关于电影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紧接着又开始自己制作电影报纸广告，他剪报纸照片进行粘贴，附上肖像画，思考最吸引人的句子。他喜欢图案文字，标题全是在在摸索中所学的。据说做得“相当不错”。这是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做的游戏，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恐怕这就是谚语中所说的“伟大的人物的幼时就与众不同”吧。听到田中一光的故事而使自己悔恨的恐怕不只是一个吧。

1940年(昭和十五年)

田中一光对剧场的迷恋程度在年年升级。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曾随母亲去过几次大阪，当时的他完全被道顿士屈和千日前街彩旗飘扬，广告林立的繁华热闹场面所吸引。母亲想带他去动物园和儿童游乐场，可他却在剧场前撒娇磨人硬要进去。

“从东边数，朝日座、升天座、角座、中座、浪花座这戏剧五座连接在一起。剧场前彩旗飘扬，在千日前街上歌舞伎座、ASHIBE座、常磐座、大剧、八千代座连成一线，在胡同里还有说书、相声等戏场，至今我还会模模糊糊地回想起当年店外揽客的呼叫声。在这个被称为‘大阪百老汇大街’的剧场群中，也有受小学生们欢迎的捧场剧，那就是大阪剧场的‘松竹少女歌剧’。当时它和宝训剧场一样走红，两家平分秋色，照惯例演出的剧目有《春舞》和《秋舞》，那种宏伟的华丽的场面真是无法形容。开幕前要进行灯光调试，聚光灯从舞台厚幕的下端爬行似的一点一点向上移动，交响乐池里管弦乐手们也在积极试音，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引起观众的兴趣。突然，随着一阵阵对女高音刺耳的喝彩声，舞台的灯光刹那间全亮了，舞台上则出现了樱花盛开的绚丽景象。年仅10岁的我就像无法控制，马上将要倒下似的激动兴奋。这种如吸了麻药般的感觉远不是去游乐园、动物园玩或下饭馆所无法比拟的。即便上中学后战争越来越激烈，这里仍旧没有停止过演出。当时我常常一个人从奈良的家乘电车来这里。有时刚买了戏票，空袭警报就响了。所以只好被从剧场里赶出后，头戴防护头盔、在路边的沟里一边爬着一边等待戏剧开场。虽然因为战争，剧场周围变得焦黑，但是我依然照旧光顾。”(《新剧》1979年12期 白水社)

1942年(昭和十七年)4月，田中一光考入奈良县立奈良商业学校。从他现在这样壮实的身体来看，我们很难想象少年时代的田中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一直到中学，他都是在学校的角落里用羡慕的眼神看着那些玩耍的少年。他绘画不错，但更擅长作文。中学时语文教师看上他的才华经常表扬他，还在课堂上宣读他的文章。他还喜欢读书，也许当时他暗中有过将来成为一名作家的理想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局越来越恶化，少年田中的脑海中也笼罩着一片乌云。“中学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必须上一种令人诅咒的叫做‘军事教课’的必修课。而且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这种军事教课完全是和军队一样的斯巴达式的教育。拿着沉重的枪被踢被打，渐渐我的运动神经也变得迟钝了，完全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新剧》1972年12期 白水社)

“战争接近尾声，我们被动员去郊外郡山市的松下电器工场去劳动。不久，校舍变成了松下的分厂，而一直作为武道练体场的校舍也变成了组装无线报话机的工场。在大家绑着国防线绑腿来到学校的路上是一片甘薯和南瓜地，学校的院子里到处放满了从工厂运来的机床。”(奈良商业高中，选自同窗会杂志。)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战争终于结束了，田中一光当时15岁。

“哎呀，这回可以静下心来看戏了。”田中说。

在战争结束的第二个月，他就乘坐连车门处都挤满乘客的超员电车到大阪看歌舞伎。对戏剧执着的田中的这种热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是8月战争结束后第二个月的事。我一个人乘坐连车门都挤满乘客的超员电车去了大阪。从上下本町到滩波全变成了一片烧焦的荒野，玻璃也都熔化成液体糖状。我顺着堆满瓦砾的道路走到了千日前街。总之，舞台上没有幕布，照明也不过是在葡萄架似的棚子顶部吊下来的几根黑电线上挂着的电灯泡而已。所谓的舞台灯光也只有五六个一百瓦的灯泡。这和曾经的那种华丽的场面相比，与其说是一幅寒酸场面，倒不如说是让我痛心更加贴切。当然舞台和绯红色的地毯什么的更谈不上。因为没有幕布，所以选一个人表演的节目更合适些。从墙壁到顶棚满是黑烟，到处是红色的污点，没有座席，观众全都站着看。没有喝彩也没有鼓掌。满屋子的观众都像死人般发条着不做声，只用眼睛盯着舞台。然而，在看完戏后回来的路上，我一个人在烧焦的黑暗的旷野上边走边想：我看到了最美的一场戏。也许这是一种充实感吧，或许也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吧。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这样满足过。那时我15岁，那遥远的过去至今仍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戏剧界》1978年第2期 戏剧出版社）

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社会一片混乱。家里没有吃的，街上也没有一点生气。这一年学校的学制发生了变化，田中一光的学校被分为一部分学生四年级毕业，另一部分留在五年级毕业。因此，这也就产生了田中一光的那个著名的樱花绢花的插曲。

“四年级学生的毕业典礼刚刚结束，紧接着就是欢送会。我不清楚这也许是因为战争很长时间终止了的一种仪式吧，或许是战后的一种特殊活动吧。而且我也记不清到底是谁委托平时见人就害羞而且也不为人所注意的我来组织这场欢送会。总之，我在破旧昏暗的仓库中发现了樱花绢花和红灯笼。战前和平时举行运动会或文艺联欢会时使用的这些东西，在陈旧的箱子里散发出股股清香。技术高超的工匠制作的这些红灯笼一点也没有褪色，而且那是在长期的战争中谁也没见到过的高级品。其中长长地连在一起的粉红色的樱花绢花，看起来是那样的温柔娇嫩。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啊！这不正是‘春之舞’吗？穿越那禁欲的灰色年代，在这黯淡的仓库一角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欢送会在学校礼堂举行。讲台临时设为舞台，像戏剧中的幕一样，在正面吊满了一串串樱花绢花。演出人员穿着绢花制成的幕布登台表演。欢送联欢会举办得很成功。当时我不顾家里的反对，决心去报考美术学校。”（《奈良县立奈良商业高中——50年的步伐》1971年）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插曲，这年田中一光报考了京都美术学校。而且在入学考试中，他以这个“樱花绢花”为题材画了一幅画。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

战争结束第二年的4月，田中一光考上了京都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现在的京都艺术大学）图案专业。

开始从奈良每天去京都上学。人一生下来就具备天赋，只是一辈子都没被发掘的人并不少。而田中一光在人生起步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天职，他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京都美专同年级学生中有一大半是从军队复员的中年男子，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女人，有时稍不注意凑到他们跟前时，田中一光就会被他们训斥一顿：“这不是你听的，小孩子快走开！”同年代、同年级的同学中，有现在做纺织品设计的栗过博和舞台服装设计的绪方规矩子二人，当时他很快和这二人混熟了。

“总之才十五六岁，与其说是大学的同年级同学，倒不如说是小伙伴更贴切些。”栗过博回忆时这样说。

“一年级时整天进行写生和‘便化’。所谓的‘便化’就是抓住事物的特点进行重点描写，将其转换成单纯的造型。也就是所说的构图。整天我们都反复进行这些练习。二年级时进行泥金画的临摹，这种痛苦的修炼恐怕是现在学设计的学生谁也不会去做的吧。将绘画颜料和骨胶一起加热放在玻璃板上或碗里搅拌，将用水过滤后的美浓纸贴在两面纸糊的桶扇画板上。草稿审查通过后可以开始往纸上正式画。用硬笔细细地描然后才能涂上颜料。”（《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京都》1976年 讲谈

在京都美专有个叫“画室座”的学生剧团，田中一光加入后陷得越来越深，不能自拔。回想起少年时他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正是他自然发展的结果吧。绪方规矩子也很热情，另外还有栗过、桥本洁、板坂晋治，高年级学生中堂本尚郎和浅田鹰司也加入了该剧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阵容。

田中一光从绪方规矩子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是在她严厉的批评中成长起来的，她是我实质上的前辈，像教师那样令人生畏”。

“我在京都美专‘画室座’剧团从终战第二年起一直呆到第二十五年。京都因没有遭受到战争灾害，所以文化艺术很快便得到了复兴。总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开始的昭和二十七年这段时间里，日本像雨后晴空一样到处充满了自由。”

虽说是有了自由，但当时“画室座”的所有节目都是表现美术学校的悠闲特点，并没有太离谱的东西。作为战后文艺复兴时期演出的第一个戏剧是冈本崎堂的《修善寺故事》，第二个是《名师柿右卫门》，第三个则是梅特林克的《佩莱阿斯和梅理赞多》，这些作为学生演出的戏剧都是些类似少年文人戏的那种诙谐节目居多。

“当时正值十七八岁的田中一光却扮演‘修善寺’里的‘行亲佛’和《佩莱阿斯和梅理赞多》里的老主人阿尔开尔夫，真让人笑掉大牙。田中简直被舞台美术迷住了，他把学校的桌子搬到剧场里，用贝壳白颜料涂成白色进行舞台的构造设计，将当时实行配给制的宝贵毛毯和布料从家里偷出来或做道具服装或在黑市当掉充当剧团经费，这时幼小年龄的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能力都倾注给了剧团。在别的学生放学时他去学校，他把学业抛开不管，每天啃着杂粮面包、吃着白薯，一直到深夜进行忘我的排练。”（《新剧》1979年7期 白水社）

当时的日本还是为吃饱肚子而在拼命干活的时代。即便晚上住在剧团同伴的家里，也要把自己的那份米带去，否则是不让上桌的。有时，即便带去了米，如果人家说没有燃料做饭，那也得回去。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艰苦的年代。虽然如此，“画室座”还是在继续演出。当然，赤字是越来越大。不足的资金由剧团全员打工来填补。那真是“每天度日如年啊！”至今当时的事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学生们好像都去收集情报了。不知谁会带回来有趣的消息。那个时候是一种文化高峰期的感觉。所以轻易不能休息。总之非常忙。”绪方规矩子这样回忆说。

那个时候除了“画室座”剧团外，田中一光又迷上了另一件事，那就是由驻日美军归还的又一次在舞台上亮相的宝冢大剧场的豪华歌剧演出。田中一光和栗过搭伴去观看了《春之舞》和《卡尔门》的开幕式，从此他对歌剧更着迷了。在豪华富丽的舞台布景和多彩的灯光照射中，伴随着令人陶醉的波利乐舞、布吉伍吉舞和曼波舞曲，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们翩翩起舞。这一切对在灰色战火中长大的少年们的巨大文化冲击是难以想象的。“不来看的人真是傻瓜。”田中说道。就这样两人每月一次不漏地来宝冢大剧场看歌剧。

田中一光他们每天都“歌剧、歌剧”地瞎吹牛。但被绪方规矩子训斥了一番：“别瞎嚷嚷了，还是看一看真正的舞台艺术吧！”就这样他们被带到大阪的朝日会一饱眼福地观看了一次小牧正英、谷桃子演的《天鹅湖》。他们被古典艺术的高雅情调和意境所倾倒，二人恍然大悟，从此离开了宝冢大剧场。

这样过了4年，“画室座”排练了是在妇女杂志上刚发表过的木下顺二著的《夕鹤》作为毕业演出。特意聘请专家岩田直二参加演出，绪方扮演阿鹤，田中一光扮演了阿鹤的对象与兵。岩田的表演精彩绝伦，但是在排练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这次演出使田中一光知道了戏剧究竟是什么，也使他的人生受到了不少启迪。《夕鹤》的演出大获成功，而且在一般报纸上也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这在学生的演剧史上也是少有的。此后，田中一光以难以割舍的心情告别了剧团，毕业离开了学校。

如此全身心投入到戏剧的田中一光在学业方面也成绩优秀。他的毕业作品染色屏风的设计同样受

到好评。这件毕业作品他至今还爱不释手地保存在身边。后来应请求，捐赠给前几年完工的冈崎儿童博物馆收藏。

田中一光在京都生活的这4年在他的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段时期。

“在京都从纺织染布、漆器、陶瓷器到吃、住，从历代朝廷继承下来的高级制作技术、优雅的风格和市民的创意合理地融合在一起，在市民的生活中也会代代相传下去。这才是日本设计的源泉，这种在人民生活中产生并世代流传下去的审美情趣，并不同于西欧以合乎逻辑来构造文化的历史。”（选自《设计的周围》 白水社）

对于这一点，以后田中一光有了深刻的认识。虽然接近古都京都，但是出生在奈良的田中一光没有在京都这样的文化环境下长大。不过，有了这4年的文化熏陶，可以说对今后田中一光的发展奠定了方向。

第二章

大阪时代 1950年—1957年

田中一光于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京都美专毕业后进入大阪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工作，和栗过博一起在图案科的设计室从事染织设计(绪方规矩子比他俩晚一年进入该公司)。从这天起，田中一光开始每天从奈良来大阪上班，呼吸大阪的新鲜空气，一直到7年后离开大阪去东京为止。

车站前黑市林立，要求配给三合(一合约等于0.8公斤)大米的游行示威队伍在残留着战争废墟的街上走过。可是设计室里却是另一番天地，在这里外国情报应有尽有。

“现在已经去世了的一个叫木下胜次郎的人，当时担任镜纺图案设计室室长。他曾在巴黎做过18年印刷品设计工作，他把在巴黎的全部经验和思想都应用到了这个设计室。广告画颜料全用英国产的牛顿牌或荷兰产的泰伦斯牌。这些都像油画颜料一样，能直接从锡管里挤出各种鲜艳的色彩。这对于在只能买到便宜的泥彩画颜料的当时来说，简直就是如宝物一样的绘画材料和环境。木下这个人只要是为了欣赏美和创作美的作品，不管花多少钱都不在乎，他追求的是第一，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从巴黎聘请一流设计家，在获取新的信息方面也是从外国订阅最好的杂志，《VOUGA》、《BAZAR》、《OFF SHELL MODERN FABRIC》等欧美杂志不断被空运到设计室来。”（《新剧》

1979年1期 白水社）

大阪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以生产发达国家用的高级丝绸印染品为主，所以设计师必须学习欧美的生活方式。对于田中一光他们来讲，这是在宝训剧团刚刚接触到的憧憬世界，所以拼命地吸收。另外，他也通过经常看西方电影来了解欧美人的生活方式。在京都时，只受到过临摹、运笔、便化等这些古代样式的传统染色图案教育，所以又开始每天集中精力对素描等进行学习研究。

后来与栗过博结婚的木偶设计家栗过早期也在这个设计室。早期还清楚地记得每当外国杂志寄到时，田中一光他们就扎成一堆翻看并大声喊道：“真棒！真棒！妙极了！妙极了！”从法国聘请来的设计家叫达尔塔尼安的巴黎姑娘也在。所以作为设计环境来讲，这里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即便是现在，早期也把蓝色极自然地发音成“BLUE”。当时以田中一光和栗过为崇拜偶像的早期整天和他俩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才自然地接受了设计教育，在这里培植了她今天这样的基础。据早期回忆，当时田中一光非常潇洒，穿着驼色灯芯绒西装，头戴鸭舌帽。有时也穿蓝布料西服，潇洒干练。

在纺织品设计方面栗过占有绝对优势，田中一光特别不擅长印染连续纹样的设计，不管画什么都给人一种平庸的感觉，坐在桌前半天也下不了笔。实际上田中一光想做的是平面设计，但又想调到宣传部去，但当时钟纺公司的宣传是以上田健一为首的，拥有许多一流设计家，在日本关西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创造性集团，并不是一个普通职员自己想去就能去的地方。

回忆当时，栗过这样谦逊地说道：“田中君对形式方面的设计极为棘手，比如连续图案之类的东西，完全没有工匠这种职业意识，而且手也不那么灵巧。而后来他在艺术指导方面发挥出了才能。因为我格外的手巧，使用起来很灵活，所以就一直留到现在。”

这时爆发了朝鲜战争，日本作为美国的后方基地因生产军需物资得到了实惠，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社会动荡使各大企业都纷纷开始裁减人员。而且第二年又轮到了田中一光，这真如晴天霹雳一样，可以依靠的工会组织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终于在1952年的夏天，田中一光被迫离开了工作了两年零四个月的钟纺公司，当时没有工作仍旧是丢脸的事，况且同伴来过还留了下来，只有自己一个人被赶出来。这事对父母也不好讲实话，只好故作镇静地照旧每天早上拿着母亲做的饭盒出门，多年上班养成的习惯不知不觉地促使他向御堂方向走去，在中之岛公园溜达一会儿，吃完盒饭后照旧去旧朝日会馆。

在夕阳余光从窗外照入的这个无人的剧场里，田中一光看见了吉原治良新创作的幕布设计，他完全被迷住了。由此，他对自己的将来做出了重大的决定，立志搞平面设计。同时，对他初期风格的形式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田中一光不久便被大板樱桥的产经新闻社录用了。因为是靠关系进来的，所以被安排在文书科这个清闲的部门，每天忍受着无所事事的痛苦，一边给坐在旁边的老职员们的扇子作画打发时间。正好这时惦念田中一光工作的栗过早期知道他的消息后，外出时顺便到产经新闻社去看望他。“看到以前那样开朗潇洒的人穿着土气的西装，无精打采的样子，回来的路上我哭了。”早期这样讲给我们听。

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

田中一光望着吉原治良那炯炯有神的眼，就这样和他一生惟一称“老师”的人相遇了。

在这样坐立不安的每天中，惟一的乐趣就是下班后在楼上产经大厅舞台后做些写传单广告牌之类的宣传活动。在还没有完全实现印刷化的那个年代，这些事情也足以填补当时的欲求不满的心理。“当看到这些传单贴到剧场大厅广告牌后立在大楼入口时，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全关西》1972

年4期 全关西社)

而且因为这个插曲，改变田中一光命运的一天来到了。有一天根据社长“查一下绘制这张招贴画的作者是谁？”的指示，田中一光突然被叫到了社长室。当时田中一光很紧张，是不是因为画了本职工作以外的招贴画要被斥责？但是出现在田中一光面前的却是吉原治良先生，而且吉原向田中提出邀请，问他是否愿意做报社舞台美术助理。能发现天才的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天才。田中一光望着吉原治良那炯炯有神的眼光，就这样和他一生惟一称“老师”的人相遇了。

“当时激动得浑身发抖的情景至今还难以忘怀。可以说，我自己风格的形成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田中一光在书中这样写道：“这是至今为止我最兴奋的一刻。”田中反复强调。

所谓的这个舞台就是产经新闻社为了扩大销量而在全日本进行巡回表演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就是邀请美国 POWERS MODEL 这个小组举行的时装表演活动。田中一光具体实施了吉原治良的舞台设计方案，因为有“画室座”的经验，所以活动进行得非常出色。巡回表演从大阪开始，经过近畿地区、中国地区、九州地区、四国地区最后到东京。当站在这次表演会场的原帝国剧场的舞台上时，从少年时代就参加戏剧演出的田中一光热血沸腾、感慨万分。

这次巡回演出非常成功，田中一光的才能得到认可。于是，他被调到事业部，就这样渐渐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平面设计工作。事业部里有个叫小川义人的设计家，幸运的是小川也看中了田中一光的才华，在许多方面给予他特别关照。小川义人先生前几年去世了，他和1972年去世的吉原治良是在这个时代田中一光的两位恩人，现在两人都不在世，不能采访他们非常遗憾。

吉原治良是代表日本关西地区的前卫派画家，也是美术团体的杂志《具体》的创立者。《具体》当